

玳石溪詩話

翠

碧溪詩話卷六

宋

黃

徹

撰

元道州春陵行云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
逐不使存活爲緩逋違詔令蒙責固所宜亦云貴守官
不愛能適時賊退示官吏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令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子
美志之曰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爲邦
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立可待矣余謂漫叟所以能然
者先民後己輕官爵重人命故也觀其賦石魚詩云金

魚吾不須軒冕吾不愛此所以能不徇權勢而尚務愛
民也杜云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可謂深相知矣
漫叟無爲洞口云洞旁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忘年
又云無爲洞口春水滿無爲洞旁春雲白愛此躊躇不
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岑參宿仙遊寺云寄報乘軒客
簪裾爾何容臨川和秀老云解我葱珩脫孟勞暮年甘
與子同袍比之退之云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向風
長嘆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異矣六一有自慙前引
朱衣吏不稱閒行白髮翁說者謂不言亦可然次山宿

丹崖翁宅詩亦云吾將求退與翁遊學翁歌醉在漁舟
官吏隨人往未得卻望丹崖慙復羞吁非淫乎富貴者
也

心跡喜雙清茶瓜留客遲似非川事觀謝靈運齊中詩
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竟陵王子良禮才好士夏
月客至爲設瓜飲甘果二詩蓋用此至若櫻拂子云嘔
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雖等閒題目無一字無出處

老杜劉少府畫山水障歌云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滿
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應物聽

嘉陵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
轉空山鳴贈能吟李儋詩云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
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臨川詠魯公壞碑云六書篆
籀數變改遂令後世多失真誰初妄鑿妍與醜坐令學
士勞骸筋堂堂魯公勇且仁豈亦以此夸常民直疑技
巧有天德不必強勉亦通神東坡詠歛硯云與天作石
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預筆落鍾王
硯不知此皆窮本探妙超出準繩外不特狀寫景物也
蘇州贈趙氏生云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簡盧氏生

云忽羨後生連榻話獨依寒燭一齋空又贈令狐士曹
云秋霖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東坡有夜雨何
時聽蕭瑟對牀欲作連夜語誤喜對牀尋舊約對牀老
兄弟夜雨鳴竹屋

蕭文奐能書善畫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
爲遙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
論萬里乍讀似非用事如男兒旣介胄長揖別上官用
介胄之士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
女子乎皆用其意而隱其語

牧之贈阿宜一日讀十紙一月讀十箱古人讀書以紙計范雲就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又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

臨川道德文章吾事落乃用南華夫子盍行耶無落吾事柳詩有惆悵樵漁事今還又落然恐亦用此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此子美胸中語也官其孩弄嚴武藐視禮法而朱老阮生皆預莫逆遭田父泥飲至被肘而不悔其內直外曲強禦不畏矜寡不侮非世俗所能測也

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其平居趣造自是唐虞上人特夸儀秦似不可曉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敝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戰國姦臣蘇張爲渠魁此老不應未喻及觀薇蕨餓首陽裘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其意甚明前言蓋戲耳

承叔萬釘寶帶爛腰環人謂此帶幾庠道著觀子美緋魚亦及之扶病垂朱紱挈滯著朱紱銀章付老翁世未嘗譏之者豈以其人品不止宜此服耶固嘗有云朱紱

負平生又云居然縮章紱受性本幽獨

臨川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東坡不須更說知幾早
直爲鱸魚也自賢反復曲折同歸一意亦如把酒祝公
公莫拒緇衣心爲好賢傾我欲折襦留此老緇衣誰作
好賢詩共用一事而造語居然不同

唐史載杜審言嘗云吾文當得屈宋作衙官其孫乃有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謂蘇味道見吾判且羞死甫
乃有集賢學士如堵牆看我落筆中書堂謂爲造化小
兒所苦甫有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所謂是以似之

也

東坡次韻樂著作云楚雨遂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
宮又武昌西山云同游困臥九曲嶺寒衣獨到吳王臺
失于一時筆快遂以王宮目之繼有李成伯題云嗟嗟
漢鼎久傾東肉食曾無智與忠孟德挾君交號令本初
竊地搶姦雄武侯偶失三分策孫氏俄成一戰功寂寞
西山舊巢穴庸兒猶道帝王宮語幾乎罵矣但渠偶不
記其家太白曾作武昌韓宰去思頌云黃金之車大吳
天子武昌鼎據實爲帝里其罪更大也

西湖橫斜浮動之句屢爲前輩擊節嘗恨未見其全篇
及得其集觀之云衆芳搖落獨鮮妍占盡風情向小園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
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其卓絕不可及專在十四字耳又有七言數篇皆無如
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雪後園林纔半樹
水邊籬落忽橫枝之句

杜云築場憐蟻穴拾穗許村童人謂有仁民愛物意臨
川詠促織云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鉤絲愚謂

世之嚴督征賦而不恤疲瘵之有無者雖魁然其形實
微蟲智耳

東坡有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卻須吞嘗疑其語
太怪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韋蘇州
云高秋長安酒中憤不可吞

江東賈客木綿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熟
臥吹簫管到揚州集中題云夢中作蓋東坡嘗衣此坐
客誤云木綿襖俗飲散乃出此詩且云雖欲俗不可得
也坐客大慙賈客事乃南史孔覲二弟頗營產業請假

東歸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棉絹紙席之屬覬僞
喜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
東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去

沈慶之謂上曰爲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
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夢得送李
策云深春風日靜爭長幽鳥鳴僕夫前致辭門有白面
生

碧溪詩話卷六

碧溪詩話卷七

宋

黃

徹

撰

淵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歎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之急
于聲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于干戈盜賊者蓋以
王室元元爲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和靖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情狀已可喜及觀岑參
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俸錢戎昱題李明府
壁云料錢供客盡家計到官貧雖欲不喜不得也

杜集多用經書語如車麟麟馬蕭蕭未嘗外入一字如

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卿月升金掌王春度玉墀霽
潭鱣潏潏春草鹿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天陞赤墀植璧
鳴玉法度森鏘然後人不敢用者豈所造語膚淺不類
耶

劉禹錫謫連州作畚田行云何處好畚田團團縵山腹
下種暖灰中乘陽芽坼蘖又作竹枝詞云銀釧金釵來
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畚嘗觀辰沅亦然瘠土之民宜倍
其勞而耕反鹵莽也

夢得蠻子歌云蠻語鉤輶音蠻衣斑斕布熏狸掘沙鼠

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恍若驚麕顧腰斧上高山意
行無舊路賓客謫居朗州而五溪習俗盡得之矣
夢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此別不銷魂東坡云古
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通徹無碍釋氏所謂
具眼也

子美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人也
野飯射麋新本名狀郊居然左氏楚人致晉師晉人逐
楚樂伯餘一矢射麋以獻又晉師及熒澤魏錡射麋以

獻楚潘黨曰子有軍事無乃不給于鮮皆飯于野而射
新事也又市喧宜近利亦止稱東屯所居蓋齊侯欲更
晏子宅曰湫隘囂塵晏子辭曰近市小人之利也亦喧
而近利事其餘雖一兩字暗貫經傳者可勝數哉

老杜流落不偶然已爲當世所尊嘗有杖藜還客拜又
有客云老病人扶再拜難則其坐深鄉山敬可知矣雖
然樊宗師見劉乂詩尚爲之獨拜況老杜乎

數物以箇謂食爲喫甚近鄙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
一箇兩箇黃鸝鳴翠柳卻遶井欄添箇箇送李校書云

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酒樓下臥但使殘年
飽喫飯梅熟許同朱老喫蓋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帶
者也東坡云筆工傲諸葛散卓反不如常筆正如人學
作老杜詩但見其麤俗耳

張籍贈令狐云久爲博士無人識自到長安賃舍居未
足爲窮其尋時道士云昨來官罷無生計欲就師求斷
穀方其窮無以加矣

蘇州寄璨師云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
懸燈獨自宿嘗謂暑月讀之亦有霜氣

唐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棊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退之和劉使君云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夢得送王司馬之陝州云案牘來時惟署字風烟入興便成章自俗吏觀之皆可坐不了事之目也

龍太初自稱詩人謁介甫坐中賦沙云鳥過風平篆潮回日射星成戶促迫而切當如此固宜詩人不復措辭然皆有所據韓公聯句云瑤烟羃隴島沙篆印迴平詠

月云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

臨川愛東坡雪詩能用韻有云冰下寒魚漸可又又羔袖籠種手獨又羔子厚嘗有江魚或共又又云入郡腰常折逢人手盡又

張籍嘗移書責退之與人商論不能下氣愈亦有云我昔實愚蠢不能降色辭余謂此乃書生常態昔嘗見太學中爐亭議題紛喧闐然其後有二生坐是鳴鼓豈直議禮家爲聚訟哉聖俞謝永叔惠酒云始時語且橫旣醉論益堅曾不究世務閒氣爭古先誠有之也

退之詠蚊蠅云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夢得聚蚊云
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聖俞云薨薨勿久
特會有東方白王逢原晝睡云蚊蟲交紛始誰造一一
口吻如針錐嚼人肌膚得腹飽不解默去猶鳴飛雖然
今尚爾無奈當有獵獵秋風起小人稔惡豈漏恢網但
可僥倖目前耳左氏曰天之假助不善非右之也將厚
其惡而降之罰也其是之謂乎

杜詩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緣江路熟俯青郊
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
顧俯層巔旄頭俯澗瀟層臺俯風渚游目俯大江江檻
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甚多不能具述

子美有同學少年多不賤又小徑升堂舊不斜羣仙不
愁思夕烽來不近皆人所不敢用甚類周禮凡師不功
左傳仁而不武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楚歸而動
不後本以易無字爾而語勢頓壯

唐趙璘述因話錄

案因話錄卽趙璘所撰此衍一述字

載其家兵部君性

尤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水煎東坡有活
水還須緩火煎恐亦用此

樂天云報道前驅少阿喝恐驚黃鳥不成啼東坡云鬢
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旌旗蔡君謨云因傍低松
卻飛蓋爲聞山鳥輟鳴騶若俗士正務以此誇張俗眼
又豈識數公意

散員疎去未爲貴小邑陶休何足云惟樂天早退乃可
語此

子美有朱紱負平生樂天有金帶縵腰衫委地紫綬相
輝應不思赤紱金章盡到身如此尙多然亦有嘆云實
事漸消虛事在銀魚金帶繞腰光又有簪纓假合虛名

在筋力消磨實事空皆自作解嘲也嘗愛韋蘇州云除
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又有謝東林居士寄松英丹云
一拜藍峰送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言與意蓋俱自在
也

房千里作骰子選格序云以六骰雙雙爲戲以數多少
爲進身官職之序而且條其選黜之目焉東坡以流俗
狂惑經營儻來惴惴惟恐後于他人何異投骰者心動
于中而色形于外欲求勝人者哉王逢原彩選詩云卒
無及物效徒有高人氣昏昏忘所大擾擾爭其細其理

信然

范文正云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吾親誰謂臣子忠孝難于兩全也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本非事親事禮記以爲非孝公之所謂歟

樂天乃第後歸觀留別同年云擢第未爲貴拜親方始榮此毛義得檄而喜之意也論者以春風得意馬蹄疾決非孟郊語其氣格亦不類而白公亦有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此又不可曉者也

范文正淮上遇風云一棹危于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兼濟加澤之心可見未嘗忘也

碧溪詩話卷七

碧溪詩話卷八

宋

黃

徹

撰

書史蓄胸中而氣味入于冠裾山川歷目前而英靈助
于文字太史公南游北涉信非徒然觀老杜壯游云東
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劍池
石壁仄長洲荷芰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池塘越女天
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
姥中歲貢舊鄉放蕩齊趙間西歸到咸陽其豪氣逸韻
可以想見序太白集者稱其隱岷山居襄漢南游江淮

觀雲夢去之齊魯之吳之梁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
 徙金陵上潯陽流夜郎泛洞庭上巫峽白自序亦曰偶
 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其恣橫採覽非
 其狂也使二公穩坐中書何以垂不朽如此哉燕公得
 助于江山鄭絜謂相府非灞橋那得詩思非虛語也

東坡遊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
 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為
 盟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水則誓在其中
 不必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

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江水在此吾不食言光武語也東坡去一言字殆歇也後亦此意也

白公送崔攷功云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
 青雲上了無多路卻要徐驅穩著鞭余謂新進少年躁
 銳不已往往自取傾覆此詩可謂忠誨矣又有云竿頭
 已到應難久局勢雖遲未必輸嘗三復之豈椎鈍者偏
 樂聞此等語耶

宋之問陸渾山莊云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東坡海
 外詩云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蓋古今注

南方有鳥名鷓鴣其名自呼向日而飛柳子厚云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鳴爲鷓鴣

子瞻賦濁醪有妙理首句云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其末乃曰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復立分別則是濁醪無妙理矣豈非萬斛洶湧不暇點檢故歎

史傳襲稱兄弟爲友于故淵明詩云再喜見友于子美云友于皆挺拔又山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劉蓋從武帝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以示其祖漑云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于蓋後每和御詩上輒手

詔戲漑曰得無貽厥之力乎退之玉川詩云誰謂貽厥無基趾二事政可對也

家家養烏鬼沈存中以爲鷓鴣說者謂非也元微之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作龜自註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卜此乃戲效俳體二首其二亦云瓦卜傳神語皆是處方言則烏鬼非鷓鴣明矣

余昔官辰州嘗借詩集于士人中有小編字云成都集乃天慶中進士葉沆所作上百篇時有可觀如閒居感懷云身閒難報國語直易傷時村墅云夜庭和月掃秋

戶拂雲關亦可想見其胸襟矣

介甫梅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詩曾不若東坡柯丘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明老杜而補亡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

世人喜子美造次不忘君嘗觀其祖審言除夜云還將萬億壽更謁九重城則教忠之家風舊矣

東坡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人有疑舞字太過者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詩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蓋有所本

東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違月令來賓事嘗疑人未曾用及觀夢得秋江晚泊云暮霞千萬狀賓鴻次第飛顧況云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老杜別浦雁賓秋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到黃牛教子孫世傳云一武人詩也不惟勇退雅志爲可喜而易道家所忌之業以示子孫尤可喜也

張籍云愛養無家客多傳得力方東坡贈金山元老云蒜山幸有閒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樂天九日思杭州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

身子瞻有懷錢塘云剩看新番眉倒暈未應泣別臉銷紅黎元耆舊何遽忘之耶徐攷其集白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云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攀躋蘇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鼉鼓莫違民是未嘗無意于民庶也然白又有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留傳東坡又有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大抵淫樂之語多于撫養之語耳夫子稱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傷之曰已矣乎二公未能免俗餘人不必言

白云趁涼行繞竹引睡臥觀書東坡引睡文書信手翻書引睡魔誠人人所同也

辰人以藤代芻酒名釣藤俗傳他處卽不可用或謂但恐醞造之法異耳所在皆可樂天忠州春至詩云閒拈舊葉題詩詠悶取藤枝引酒嘗則巴蜀亦有之

余嘗論李廣以私憾殺灞陵尉其褊忮險刻決非長者所以不侯非直殺降之譴也因觀東坡云明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灞陵尉恐亦寓此意

嘗見同儕因行飲令人索一魚名有浙人大唱云周公魚余謂坐客且喜召伯鮓有對矣滿堂盧胡不止因戲

爲足成其語云京市鮓先夸召伯浙音魚或號周公
東坡贈辨才云我比陶令媿公爲遠公優時辨才退居
未嘗出入東坡往見之遂出至風篁嶺又云聊使此山
人永記二老遊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往亦
風流皆一儒一釋也又寄參寥問少游失解云底事秋
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
侍郎放榜後詩云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觀
不惟兼具儒釋又政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樂天謫潯陽稹寄在絳詩云殘燈無燄影幢幢此夕聞
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窓白謂此
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復貽
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
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去來乃士之常二公不應如
此之戚戚也子瞻送文與可云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
脫髮誰能收推之前詩厥論高矣然居易答元書以三
秦爲報且云可以樂之終身者悲嘆之語恐特傷離索
耳白公罷郡亦嘗有云睡到午時飲到夜回看官職是
泥沙

石曼卿贈鍼師云臥龍有病君醫取心爲生靈不爲身
王逢原云丈夫出處誠何較知痛蒼生爲淚垂賢者設
心不期而合如此皆未行其志惜哉

曼卿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東坡謂有村學
中體嘗嘲之云詩老不知梅格在強拈綠葉與青枝至
于未應嬌意急發赤怒春遲成均瞽宗無以加也

世人論淵明皆以其專事肥遯初無康濟之念能知其
心者寡也嘗求其集若云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又
宥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

去其自樂田畝乃卷懷不得已耳士之出處未易爲世
俗言也

文潛云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傍笑侮平明坐衙
鞭復呵賢子羣兒能幾何兒曹鞭笞以爲戲翁怒鞭人
血流地一種戲劇誰後先我笑謂公兒更賢余謂此詩
亦不可不令操權者知也東坡云不辭脫袴溪水寒水
中照見催租瘢等閒戲語亦有所補

碧溪詩話卷八

碧溪詩話卷九

宋

黃

徹

撰

老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
 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
 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
 受凍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
 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云百姓多寒
 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
 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身

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爲難然老杜飢寒而憫人飢寒者也白氏飽暖而憫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于善慮安樂者多失于不思樂天宜優或又謂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仁心差賢矣

永叔嘗謁執政坐中賦雪詩有云主人與國共休戚豈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當

時乃謂韓退之亦能道言語其預裴晉公宴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殊不知老杜一言一詠未嘗不在于憂國恤人物我之際則淡然無著夏日嘆曰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夏夜嘆曰念我荷戈士窮年守邊疆此仁人君子之用心終食不忘也邊兵之語豈爲過哉如退之始知神官未聖賢護短馮愚要我敬雪徑抵樵叟風廊折譚僧真作鬧詩也

東坡記王凌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夢逵爲祟因爲詩曰嵇紹似康爲有子

郝超畔鑿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閻殺子元蓋怪梁道忠義之靈不能自巳其子充之惡按晉紀王賈所殺者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也

東坡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註引樂天三杯藍尾酒一椽膠牙餽觀長慶集此詩題云七年元日對酒非鑽火也宋景文守歲云且盡燈前藍尾杯

王元之到任表有全家飽暖盡荷君恩之語到今傳誦永叔用爲詩云諸縣豐登少公事全家飽暖荷君恩夢得亦嘗有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暖家白云

不才空飽暖無力及飢貧

黃州麻城縣界有萬松亭連日行清陰中其館亭亦可愛適當關山路往來留題無數東坡傷來者不嗣其意嘗有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又云爲問幾株能合抱慙慙記取角弓詩中間嘗撤牌刻有士題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亦可錄

醴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者甚衆碑牌滿屋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皆傳道

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爲覆車乎因過之偶爲數韻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鑿忠精更遣清泠洗讒喙蓋指二公也

凡作詩有用事出處有造語出處如五陵裘馬自輕肥雖出論語總合其語乃潘岳裘馬悉輕肥柳絮才高不道鹽雌謝女事乃借張融以海賦示人人評其賦但不道鹽耳紅袖泣前魚本戰國策事乃陸韓卿中山王孺

子妾歌安陵泣前魚東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真其事乃用白交汾陽于行伍中竟脫白于禍天台司馬子微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所造之語乃禰衡傳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史趙釋絳縣老人年數云亥有二首六身蓋離析亥字點畫而上下之如算籌縱橫然則下其二首爲二萬六身各一縱一橫爲六千六百六十正合其甲子之日數劉賓客送人赴絳州云午橋羣吏散亥字老人迎義山

贈絳臺老驛吏云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
可謂善使事矣亦如近詩送人洪州云干斗氣沈龍已
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送人鄂州云黃鶴晨霞傍樓起頭
陔秋草遶碑荒送人襄陽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
世漢龐公雖隣封密邇不可移也

退之韶州留別張使君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
骨相屯翻放棄南方自恨疏節骨鯁不媚犯上獲罪當
長沒海隅其剛褊方拙凌突權勢出于天性雅宜文公
喜用江總乃敗國奸回特引之何故按南史孔奐傳陳

後主欲以總爲太子詹事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
綺之實乃奏江總文華之人宜求敦重之才是詩恐有
譏云杜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李商隱贈牧之云
前身恐是梁江總皆未可與言史也

老杜贈李秘書觸目非論故新文尙起予太白酬竇公
衡云曾無好事來相訪賴爾高文一起予韋蘇州每一
覩之子高詠尚起予昌黎酬張韶州將經貴郡煩留客
先惠高文謝起予豈非用事偶合數公非蹈襲者
千里尊羹未下鹽豉蓋言未受和耳子美豉化尊絲熟

又鼓添蓴菜紫聖俞送人秀州云剩持鹽豉煮紫蓴魯直鹽豉欲催黃菜熟

萊公外傳記公所得厚俸惟務施予寢處一青幃三十年有親厚者求之欲其易去公笑而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害實不忍以敝獲棄耳蘄者媿之故魏野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北使來顧望搢紳而問迂者曰無地起樓臺相公安在其清望爲人所景慕如此然永叔歸田錄頗論其侈汰司馬溫公亦云豈非奢外而儉內歟

昌黎寄崔立之云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巖四座各低徊不敢捩眼窺可爲善言場屋事若平日所養不厚誠難傲兀也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東坡再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又云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乃北夢瑣言記溫庭筠才思豔麗工于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爲鄰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余嘗以八叉手對三折肱

溫公自稱迂叟香山居士亦嘗以自號其詩云初時被目爲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司馬豈慕其洛居有閒適之樂耶

白樂天云身閒當貴真天爵官散無憂卽地仙蓋用顏蠋晚食當肉早眠當富無事當貴也

白獻晉公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雖敘其功業與壽康其語緩而不迫此可爲作詩法也

齊謝嘏出守建安于宣猷堂飲餞並召時才賦詩用十五劇韻蕭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曰王筠本自舊手

後進有蕭愷可稱長慶云萬言舊手才難敵五字新題思有餘

樂天云樂可理心應不謬酒能陶性信無疑陶冶性靈在底物固詩人語古人所謂樂以治心者相去遠矣此語不作可也

少游贈東坡詩云節旄零落氈餐雪辯舌縱橫印佩金語太不等子瞻譏集句云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墮家雞此詩正類此

東坡和刁景純暨柳子玉岡字韻詩至第七篇云屢把

鉛刀齒步光更遭華袞照危涼乃用子建七啟云步光之劍華藻繁縟左傳危涼冬殺雖第一韻衆人所更易而七篇未嘗改又貫穿精絕如此

嘗觀臨川解我葱珩脫孟勞常不曉孟勞何等物及見穀梁傳注孟勞魯寶刀

碧溪詩話卷九

碧溪詩話卷十

宋

黃徹

撰

山谷云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于庭怨詈于道怒鄰罵坐之所爲也余謂怒鄰罵坐固非詩本指若小弁親親未嘗無怨何人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未嘗不憤謂不可諫爭則又甚矣箴規刺誨何爲而作古者帝王尚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故譎諫而不斥者惟風爲然如雅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彼童而角實誑小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亂匪降自天

生自婦人忠臣義士欲正君定國惟恐所陳不激切豈
盡優柔婉晦乎故樂天寄唐生詩云篇篇無空文句句
必盡規

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子美亦戲倣俳諧體
退之亦有寄詩雜詼俳不獨文舉爲然自東方生而下
禰處士張長史顏延年輩往往多滑稽語大體才力豪
邁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韓詩濁醪沸入口口角
如銜箝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弗初食不下喉近亦能
稍稍皆諱語也東坡集類此不可勝數寄蘄簞與蒲傳

正云東坡病叟長羈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
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黃州云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
官家壓酒囊將之湖州云吳兒膾縷薄欲飛未去先說
饑涎垂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
卽喧鬪食笋云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種茶云飢寒
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飢來凭
空案一字不可煮皆斡旋其章而弄之信恢刃有餘與
血指汗顏者異矣

子美於菟侵客恨乃楚人謂虎爲於菟土銜冷疎烟乃

蜀人呼釜爲銓富豪有錢駕大舸方言南楚江湘凡船
大者謂之舸百丈誰家上水船荆峽以竹纜爲百丈塹
抵公哇稜京師農人指田云幾稜去聲市暨灤西巔嶮人
謂江水橫通山谷處爲灤子厚桃笙葵扇安可當宋魏
之間謂簞爲笙欵音襖乃音一音聲山水綠乃楚人歌聲臨
川聽明兩不借楚人以草履爲不借東坡倦看澀勒暗
蠻村蓋嶺南竹名又蓬沓障前走風雨註云於潛婦人
皆插大銀櫛謂之蓬沓又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山
谷鷺濕社公雨鶯啼花信風皆方言也

王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蓋是題下註斷自
我昔遊錦城爲句首子瞻謂杜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
度詩意蓋譏當時刺史有禽鳥不若者明皇以後天步
多棘凡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魯直亦云臣結
春秋二三策臣甫杜宇再拜詩忠臣銜憤痛切骨後世
但識瓊瑰辭今觀此篇敘鴻雁羔羊禮自太古尊君親
上之意爲明皇設不疑至于杜鵑行乃云雖同君臣有
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又云爾惟摧殘始發憤羞帶羽
翮傷形愚其指斥罵詈殊無致嚴之語莫不皆有所主

也

因話錄載吳興僧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于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贊韋全不稱賞皎然極失望明日寫舊製獻之蘇州吟諷大加嘆味因語皎然云幾至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余觀韋集有寄皎然詩云夙慕端成舊未識豈爲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則知其詩名于未識前矣豈覽其乍學古體卽疑其不逮所聞耶

老杜所以爲人稱慕者不獨文章爲工蓋其語默所主

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卽朋友黎庶也嘗觀韋應物詩及兄弟者十之二三廣陵覲兄云收情且爲歡累日不知飢冬至寄諸弟云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元日寄諸弟云日月昧遠期念君何時歇社日寄云遙思里中會心緒恨微微寒食云聯騎定何時吾今顏已老又云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初秋寄云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聞蟬寄諸弟云緘書報是時此心方耿耿登郡樓寄諸季云追茲聞雁夜重憶別離秋懷京師寄云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余謂觀此集者雖讒

閱交瘡當一變而怡怡也

余嘗赴京師往辭伯父坐中舉兄弟送行詩云問人求
穩店下馬過危橋及觀東坡集見送侄安節詩言其伯
曾有送老蘇下第歸蜀云人希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
穩跨驢急難之誠意皆相若但字有多寡耳余官辰沅
逾年族弟來相視將行率爾送之云就舍勿令人避席
渡江莫與馬同船雖鄙近不工亦可用于畏途也

山澤之儒多癯詩人尤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
形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又云貌將松共瘦
心與竹俱空李商隱瘦盡東陽姓沈人掉頭捩髭之苦
豈有張頤豐頰者哉沈昭略嘗戲王約以肥而癡答以
瘦而狂昭略喜曰瘦已勝肥狂應勝癡

晨牝妖鴟索家生亂自古而然故夏姬亂陳費無極亂
楚李義山詠北齊云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
陽東坡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遊人指點
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熟味此詩則吳人何苦怨西
施豈足稱詠史哉等而下之凡移于此物者皆可以爲
戒矣

曲水修禊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
纔十一人成一篇者郗曇王豐之而下十五人詩不成
罰觥者凡十六人今觀所傳詩類皆四言五言而又兩
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止十六字耳當時得預者往往皆
知名士豈獻之輩終日不能措辭于十六字哉竊意古
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然恐貽久遠譏議不如不賦之爲
愈

東坡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較之偃僂而作者勞佚
相絕嘗作秧馬歌敘述甚詳唐子西至羅浮始識此器

作詩云擬向明時受一塵著鞭常恐老農先行藏已問
吾家舉從此馳君四十年亦巧于用事也

汲長孺段太尉皆義勇奮不顧身之人至于仁愛撫養
則矜憐惻怛無所不至所謂剛者必仁仁者必勇也嘗
觀樂天云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希文云吾生豈不
幸所稟多剛腸皆心中語也白則有敢辭爲俗吏且欲
活疲民又云心中爲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范又
有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芳赴姑蘇云豈辭雲水三千
里因濟瘡痍十萬民與汲段正相似

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云班扇慵裁素曹衣詎比
麻鴉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又洛水妃虛妬姑山客謾
夸聯辭雖許謝和曲本慙巴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
嘗觀臨川詠棗止數韻餘甘入隣家尙得饑婦逐贊享
古已然幽詩自宜錄用女贊棗脩八月剝棗誰云食之
昏用范曄棗膏昏鈍願比赤心投皇明倘平燭用蕭琛
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以是知凡作者須
飽材料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
所以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東坡集有

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自鬱葱佳氣夜充閭喜見徐
卿第二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戲張
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笑狂身長九尺鬢眉蒼至平
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句句用事曷嘗不流
便哉

張無盡題武昌靈竹寺云孟宗泣竹笋冬生豈是青青
竹有情影響主張非別物人心但莫負幽明語雖淺近
然當于理樂天云餘霞散成綺別葉乍辭風等語麗矣
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故寄唐生詩云非求宮律高

不務文章奇惟歌生民病得願天子知

長慶論詩之豪者世稱李杜索其風韻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至于貫穿古今覩縷格律盡工
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
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
如此況其下乎今觀杜集憂戰伐呼蒼生憫瘡痍者往
往而是豈直三四十而已哉豈樂天未嘗熟攷之耶
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不拘語句尙
罕得反復析難使其理判然者觀赴奉先詠懷五百言

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
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其心術所嚮自是稷契
等人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與飢渴由己者何異然
常爲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學翁世不我知而所守
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
當今廊廟具建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言
非不知隱遁爲高也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廢義亂倫
有所不忍以茲誤生理獨恥事干謁言志大術疎未始
阿附以借勢也爲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

雅志棲遯既不合時而又不少低屈皆設疑互答屢致
意焉非巨刃有餘孰能之乎中間鋪敘間關酸辛宜不
勝其叔戚而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所謂憂在天下
而不爲一己失得也禹稷顏子不害爲同道少陵之迹
江湖而心稷契豈爲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兼善天下其窮也未嘗無志于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
抗其易退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詩先後周復
正合乎此昔人曰元和賀雨詩爲諫書余特目此詩爲
心迹論也

碧溪詩話卷十

原跋四首

黃廓

志以言而章言以文而遠文以敘而傳敘以德而久古
太史氏職採民謠緝爲歌詩以獻于王王以知其才而
見其志于是乎伸之及古道廢闕英才埋沒往往託之
著述比興以自見者多矣然非得當世聞人表而出之
則亦無以取信于後世先君子平生以直道行已動與
物忤志不獲騁終老林下遺文頗富未克流于世而遭
碧子之火獨詩話十卷僅存大丞相陳公妙年以文章

先多士爲天子名宰望重德隆不輕許可載覽遺藁歎惜不遇慨然以盛文序于首正聲勁氣端莊典雅遂使積年曖昧一旦光明相與傳久可謂立言而不朽者次年七月甲子廓敬書于後以示子孫無忘盛德焉

黃永存

詩話雜說行于世者多矣往往徒資笑談之樂鮮有益于後學若碧溪詩話議論去取一出于正真所謂有補于名教者其詳已具大丞相陳公之敘永存與先生宗裔同出光之固始乃敢鋟木以廣其傳乾道己丑孟冬

吉日右朝奉郎權知蘄州軍州事黃永存謹識

黃 燾

左史楊公

那弼

誌先祖之墓其略曰公登宣和甲辰第

授辰州辰溪縣丞就升令在任五年以才諳稱辟差沅

州軍事判官攝倅事郎將汪

長源

與徭酋有隙酋鼓衆

數萬聲言渡江乘城人心恟懼公奮不顧身入其巢穴

曉以禍福悉愧懼謝罪一州賴以全繼權麻陽縣遭巨

寇曹成之擾公率羣徭與敵禽其將賊衆宵遁尋辟鄂

之嘉魚令下車未幾流移還集復權岳之平江縣甫半

歲帥漕交辟處之賓幕平江士民千餘人詣都督行府乞還任丞相張公浚止其事有詔卽真時湖賊楊么抄掠數郡渴絕水道官軍屯岳陽而縣距州數舍地險艱于轉餉公慮糧食不繼豫設巨艦令民輸租其中得米千餘斛乘風而前賊引數十艘尾逐會官軍至隻舟不得返因降其衆官軍得以仰哺賊壘遂平秩且滿有權貴寄產于縣境爲民患者公按以三尺乃爲排根自以植節不善諧俗遂委官而歸無復功名意丞相張公以人物爲己任每欲推之要津及帥閩招致幕下數月竟

不肯留丞相見其確守退志乃謂人曰如黃令之才使稍官達何所不至今恬于名位甘老林泉故平生抱負弗克施良可惜也公學問優于人志度闊深調護不虞不動聲氣遇倉卒州縣常倚以爲重居官所至人愛所去見思一時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無以易公爭相辟置故其風績迭見于湖北表裏如此先祖嘗著詩話十卷發揮杜少陵窳奧不得施川之處鄉衮正獻陳公爲之敘引學者從誦習之比刊于蘄春先君復刊于家塾所傳廣矣燾不肖分教蘄陽適在先祖遊宦之地詎

可無此書乎因稍正其訛舛刊之學宮且以出處之大方識于卷末庶觀者有所攷焉嘉泰三年癸亥正月朔旦孫從政郎沅州學教授燾謹書

聶棠

歲在壬子予守沅莅政之暇遍觀學宮所有書籍一見碧溪詩話與其他所集旨趣不同蓋黃令君所援引諸家之詩悉指少陵爲歸宿地雖于去取間默寓其不得時以行志之憤然議論皆本于愛君憂國事親敬長一掃騷人綺章繪句之習其于名教豈小補哉孔子曰詩

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碧溪其有見于此乎沅本字小而多訛予司臬鄉部公餘略加訂正而鋟諸梓非惟可以便觀覽亦使此集之傳益廣云咸淳己巳立秋日澧陽聶棠識

翠浪言言

原跋

劉躍雲校



